

上海有条小马路,仅600多米,却闻名遐迩,被誉为“情侣约会圣地”。这里,马路两侧有中外爱情的诗章;从此地爱心邮筒发出的信件都盖上爱的邮戳,墙上写满了海誓山盟的涂鸦……难怪有人说,踏进这条老街,就会被氤氲着的浪漫气息击倒。其实,这正是得益于它的路名——甜爱路,来这里当然是为爱情“讨口彩”。

无独有偶。朋友告诉我,现在有的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后,都要到浦东的一条小马路(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前面)上走一走,虽然它的长度更短,却能和甜爱路比美。这是因为它的路名起得真好——合欢路,新人们来此就是为了讨这份口彩。

我的母亲多愁善感,悯人悲天,会轻易流泪。在我当兵之前,每有同学到我家,母亲见衣单者叹其寒,见瘦小者怜其饥,都会引发一番情不自禁的唏嘘。然而在我当兵走的那一刻,却始终滴泪未落。

1972年12月的一天,我放学跑回家,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妈,今年征兵开始了,有部队来我们学校征小兵,我够条件,我想去当兵。”一口气把话说完,接着我就意识到自己太唐突,埋怨自己咋就不做点铺垫,让母亲也好有个心理准备。我这么直截了当,不啻为重磅“催泪弹”,她若是执意“泪流”,我岂能走得成?于是,我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母亲,等着接她挽留的“泪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半天没吭声,脸上也不见泪花。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她似在思索怎么答复我,又像在克制喷涌欲出的眼泪。我恍惚不安地等待结果,过了好一阵子,她才低着头颤抖地说:“去吧,不当兵也得下乡,儿大不由娘。只是你哥当兵还没回来,你又要走,唉……”她口气沉重而坚定,看样子我若恣家反悔,她反而会说我没出息。对于母亲压抑情感做出的允诺,我高兴不起来,惊诧母亲坚定得有点反常。

接下来的几天目测、体检、政审,一关关顺利过了,地方政府敲锣打鼓把入团通知书送到家。我忙着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留言合影留念,无暇观察母亲的反应。开拔的前一天晚上,我穿着新军装踏入家门,向家人辞别,把事先想好的话对母亲说:“妈,我明天就要走了,到哪儿去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但您放心,一到部队我就给家写信,我会好好干给咱家争光争气。您老人家身体不太好,别累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想开点,一定要保重身体啊!”说着说着我哽咽了。这么煽情的话,若在往常母亲听了早就泪流满面了。但此时此刻她却出奇地平静,红着眼圈缓缓地说:“你放心吧,家里还有这么多人呢,没啥好牵挂的,你在部队干得好比啥都强。从小你就懂事,到部队肯定是个好兵,妈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在我面前强忍泪水,是让我无牵无挂去当兵,全身心地保家卫国。强忍泪滴的深刻内涵远胜于泪水滂沱的述说,是一种无须言表的叮嘱和催我奋进的精神力量。

翌日上午,欢送新兵的人群把站台挤得满满当当,那种恋恋不舍的气氛感染着在场的所有人,甚至使人忽略了隆重热烈的锣鼓喧天。一队队“新兵蛋子”分别登上一节节绿皮闷罐车厢,一张张层叠在车门口的稚嫩的面孔,向站台上投去寻找各自亲人的目光。我焦急地巡视着,两眼由远到近地扫视,发现母亲那弱小的身躯居然挤到了最前面。只见她双脚站在一汪水中,脚上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皮鞋。那可是东北的初冬时节,她毫不吝惜也顾不得吝惜脚上的皮鞋,不觉脚下湿冷也顾不得湿冷,昂着头盯着我,频频挥手挥手,嘴里喊着什么我根本听不清。我留意母亲的双眼,发现她仍然未垂泪,只有尽量多看我几眼的不舍。关闭的车门阻隔了我的视线,母亲的表情却在我脑海里永远定格了。那神情是情愿和理解中的难舍难离,是“意恐迟归”中蕴含的对儿子美好前程的憧憬。

三年后,我学有所成且光荣入党,终于盼来了第一次回乡探家的机会。“妈,我回来了。”见到母亲我只喊了一声,母亲即刻声泪俱下:“儿呀,三年了,你咋才回来啊!”

就对我们进行“讨口彩”的启蒙训练。比如,吃年夜饭时,桌上的菜都可以吃得精光,唯独鱼不能吃完——这叫“年年有余(鱼)”。又如,不小心打碎了饭碗,就要说一句“岁岁(碎碎)平安”。再如,你家刚洗好的衣物水珠滴在行人身上,只需说上一声“有财有势(水)”,就能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口角。

我父亲早年曾在一家旅馆做“账房先生”。那时,科举考试早已废除,但到上海来报考大学者甚多,因此旅馆里对茶房、娘姨的“讨口彩”训练特别严格。如吃饭时,筷子掉在地上,但不许讲“落地(第)了”,还要做出像捡到皮夹子那样开心的样子:“及第(地)了”,否则,轻则挨顿骂,重则“炒鱿鱼”。

但“口彩”那么多,想要样样都能“讨”对,却是难办。

有一次,我的恩师突发急病住院,我匆匆买了苹果和鲜花走进病房,围在恩师身边的人都用奇特的眼神看住我,我不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幸而这时师母用山东话说了一句:“好,苹果,就是平平安安!”事后,我才知,苹果和“病故”,普通话的读音相去甚远,可在上海话中读音却完全一样。我猜想,既能说上海话又能说山东话的师母,此时特意说山东话,是向在场的人暗示,她和恩师只相信北方人的“口彩”:**“平平安安!”**从而替我解了围。

有人说“讨口彩”是一种阿Q精神,也有人说“讨口彩”是一种心理游戏。我以为,既然“讨口彩”可



蟋蟀图  
屠功明 画

长长的鱼竿起起落落,惊走四羽蜻蜓;垂垂的鱼线晃晃悠悠,荡起一溜圈碧波。对面岸上芦苇结穗,菊瓣缠丝,桂树留金,枫叶染红,勾勒出一幅花枝招展、微风戏水的清丽图画。

河边,这一长溜的钓鱼人,或戴着凉帽,或撑着阳伞;或正襟危坐,或折着身板。身边,还有不少的辅助装备。其中鱼饵、鱼桶、鱼兜等环绕左右,引得路人驻足观望。鱼桶中响起一片水声,这是钓鱼人最大收获,最大安慰。它是收获的音符正在奏乐,它是钓鱼人耳中最为动听的歌曲,最有律动的鼓点。

六月后,水边的钓鱼人日渐多了起来。是的,外出活动形式多样多样,静心凝神、修身养性的钓鱼活动成了不少居民群众的休闲好方式。如果手气上佳,好运降临,一盆鱼草佳肴是绝对不会缺少的。当然,真正的钓鱼人

要的,就是一份清静,一份安宁,一份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

## 一些建议

陆锦洲

上海郊区,本地户籍的常住农民以老人为主,有劳动能力的除了在二三分自留地上种些蔬菜、玉米之类自用,业余生活比较单调贫乏。有些村民健身设施等不够完备,有些村的“村规民约”有待细化。

我今年80岁,只是学校退休职员,退休后曾担任过义务生产队长,在村里做过青少年工作委员会会员,还参与过村志编纂工作,多年来在农村所见所闻,觉得农村文化和文明建设还需加强。

我建议,各村每年评选出“孝老爱亲”“互助邻里”“见义勇为”等先进人物,让我们农村老人不仅从电影上看到全国性各类优秀人物,也有自己本村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物;村里可以搞一个永久保存的荣誉室把每年的村级先进人物的事迹上墙、入册,从而以文化人,代代相传;成立各类义工组织,农村每个党员也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工,每年起碼举办一次捐款捐物的慈善活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最后,村级组织每年定期确保召开一两次全村民大会,也是有必要的!

让基层社会风气“神清气爽”,我们农村老人也应活到老学到老,跟上发展脚步,不能被社会淘汰呀!

以愉悦人心,慰藉精神,息事宁人,减少矛盾。对此,见仁见智,悉听尊便,大可不必上纲上线。

至于“讨口彩”最“吃香”的是啥个辰光?高考!明代冯梦龙就曾写过一篇《俗讖》,说在某地举行乡试前一日,考生借宿的旅舍老板必定会提供一种煮熟的猪蹄,即“熟蹄”,与熟悉考试题目的“熟题”谐音,也就是为考生讨个口彩吧。

反例也有。我的一位中学同桌,成绩非常出挑,但他的入学考分数不高。原来考前,大人们逼着他把定胜糕、四喜丸子、状元糕等“讨口彩”食品统统吃完,害得他在考场上腹痛难忍,只能匆匆交卷,成绩大打折扣。说起此事,他至今还记“恨”于心。

耳闻目睹,最夸张的当数我朋友小区里的一对夫妻。那年,他们的宝贝儿子考大学。考生的妈妈们居然有心思搞了一场“旗袍秀”,十几个妈妈穿着姹紫嫣红的旗袍(据一家网店公布,那年高考时旗袍的销量同比增长179%),在T形台上走猫步。不过,迪种辰光摆派头、扎台型有啥意思?后来一打听,原来这些妈妈的子女侪是高考生,妈妈们集体穿旗袍,就为讨个

然,也有垂钓目的不是钓鱼,是钓自然、是钓心境的说辞,那也无可厚非。但我看到多数钓者,他们是需要鱼的,除了吃,也有卖的。

钓鱼队伍中老年人居多,耄耋长者也有不少。我也已七十高龄,时时反问自己为何还没有加入到钓鱼的队伍。析其原因,也有两点:

一是耐不住这份寂寞,二是承不起这份艰辛。你看,在水边一蹲就是数个小时,孑然一人。虽可引吭一曲,唯恐扰了清静,惊散鱼群;虽可灵魂畅游,又怕眼神飘忽,不见浮漂。讲起钓鱼的艰辛,这可不是矫情。你看,风里来,雨中去,烈日晒,寒霜打,完完全全的露天作业,正儿八经的风餐露宿。

然而,真正的钓鱼人

文人爱猫,几乎已成为通例了。作家周瘦鹃就以这四字写过一篇散文,从中国文人墨客大都爱猫谈起,直谈到西方文坛名流好多都有猫癖。周先生家原有一头玳瑁猫,蓄养三年之久,“善捕鼠,不偷食,便溺也有定处”,所以全家上下都爱它。然而后来性情大变,“整天懒得动弹,常在灶上打盹,见了东西就偷去吃,便溺也不再认定一处,并且常把脚爪乱抓地毯和椅垫”,惹得作者很是痛恨,却也无可奈何。一来一去,判若两猫,真让人怀疑原本爱猫的周先生会不会因此而生出一丝悔意。

近代文人是爱猫一族的,亦不在少数,掌故大家郑逸梅曾撰《往事谈猫》一文,列举袁寒云、李漱石、高吹万、丰子恺、吴湖帆等人都爱猫,袁牧之、南社冯平(杜公)因为爱猫,自署猫庵。某日猫忽走失,杜公甚至还修筑一座猫亭来纪念它。据我所知,还可略为补充,后世自称猫庵的,尚有二人,一为杭州钟韵玉,一是苏州黄转陶(初名小猫)。

郑氏文中并提及陈灵犀“榜其居为猫双栖室”,则不妨多说几句。1940年4月初,唐大郎在《东方日报》“狼虎集”专栏刊有一首七言绝句,诗云:“哭到寅儿泪已倾,双栖楼阁尽多情。风儿亦是何家号,一是红颜一畜生。”这首诗,题为《先生阁易名为猫双栖楼,赋赠一绝句》,可知陈灵犀此前斋名先生阁,此后更名为猫双栖楼,原因何在?读其首篇《猫双栖楼随记》可知,他当年曾蓄有两头狸奴,一名寅儿,一凤儿,今寅儿已逝,只留凤儿独处。怜其孑然,有意为它觅一伴,期望未来或有双栖之可能,于是改此斋名。文中还以他人之口嘲笑自己不寄情山水草木,而寄之于畜,亦笑而不顾。

唐大郎曾与陈灵犀住在一幢楼的上下层,他对于养猫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答案是并无好感。查1942年2月27日“怀素楼缀语”专栏,大郎以文言体写道:“猫称狸奴,豢之者有癖,灵犀且不惜为之著盈篇累牍之文,予则皆置其浪费也。”理由呢?首先是猫屎太臭,遂喜欢不起来。除此之外,并现身说法,称近年来住在一间屋子的三楼,在阳台独立设灶,邻家养了很多猫,然而并不伺喂,总是驱使它们去窃盗邻居的厨房,一年之中,因佣人不察,损失甚大。某天煮了一锅鸡,谁料被邻居家的猫“破锅而窃鸡去”;又一天,买来青鱼一尾,被邻猫将鱼头叨走。大郎气愤至极,想要杀一儆百,遂找了一根木棒,恰好一头猫施施然露头,便用力击打,“猫狂鸣而去”。然而并没有多少效果,第二天邻猫照旧出现。急得大郎在文末呼吁,是要任其偷盗呢,还是杀之杜绝隐患。问题自然是无解的,而邻居家养猫不喂,也很让人费解。

两年后的1944年5月21日,唐大郎在《东方日报》的另一种专栏“郎虎集”里还曾提及猫,说卡尔登戏院2楼的写字间“翼楼”也养了一头猫,当大郎写稿之时,常躲在他身后,有时盘踞在两腿之间,大郎对此十分厌恶,再次道及:“予与猫尤绝无好感,今日人粮且不继,遑论备畜食?”但他似乎忘记了几年前猫的功劳。

话说1939年6月5日,在《社会日报》“唐诗三百首”专栏,大郎曾经写道:“室中鼠扰,从舅家携一猫来,猫终日不思食,向家人作呜呜鸣,似求归去,然是夜鼠患遂戢。”并以此事为题材,撰写了一首七言律诗:“猫来终日不思食,岂是殷殷念主恩?至竟仁慈留我辈,何辞贫薄供鱼盆。能为跳荡吾儿伴,自有威仪群鼠奔。亡妇思家朝夕至,黄昏劳汝何归魂!”诗的末句连带着将妻子去世的哀矜之情,也抒发于笔墨间,是点睛之笔,很能让读者生出同情心。孰料时过境迁,猫的好处竟完全抛诸脑后了。世事艰辛,对此岂不令人兴叹。

青竿一寸丝,菰蒲叶里逐风吹。几回举手抛芳饵,惊起沙滩水鸭儿。环顾四周,凡有江、河、泾、湖之谓的水边,皆有钓鱼人。春申江、淀浦河、北横泾、春申湖边上的蓑笠纶竿,烟波钓徒的迷人景色,写着岁月静好,闲云野鹤的平静自由生活。是的,我喜欢停下脚步,多看一下清清水边的垂钓人。

那天晚上,我散步至正在建设嘉闵地铁的莘庄横泾水边,只见有三四人各据一隅,正在夜色中钓鱼,心中纳闷,他们在昏暗的环境下,是怎样看清很远的浮漂呢?我急急地走近一探究竟。

朋友,你知道是什么神器练就了垂钓人的火眼金睛吗?噢,原来是近年来流行的夜钓灯,也称夜钓激光炮。它把夜幕中的荧光浮漂照射得晶莹剔透,纤毫毕现。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